

第一九八五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议程项目 97

世界裁军会议(续)*

1. 扎耶特先生(埃及)：我来到会场的时候，看到秘书长的位子空着，我想附和美国乔治·布什先生在这里说过的话，请主席先生把我们的祝愿转达吴丹秘书长，祝他早日康复。

2. 将本项目的审议推迟到中国代表团到达以后进行是适当的。中国代表团参与本项目的辩论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的意见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对大会一致采纳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第一九七八次会议〕提出的暂时休会以便等待我们中国同事们来到后再恢复讨论的建议，我们表示祝贺。今天，中国代表团的出席不仅是正义的胜利，而且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无论斗争进行多久，公理终将胜利。

3. 那些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并保持着联合国是和平、正义和进步的一个有效的普遍体制的信念的人，满意地看到中国代表现在已同我们在共聚一堂了。他们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友好国家的发言人，而且代表着曾为世界创造了最悠久、最伟大文明之一、并且还在为人类共同遗产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人民。埃及人民感到和中国人民有着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有几百年、几千年之久了，不过埃及今天特别想起一九五五年埃及和中国在万隆会议^①上的会晤。埃及记得那次会议和万隆会议在现代史上——事实上，在亚非现代史上，在亚非团结的发展史上，在和平共处观念的历史上——所代表的一切。

4. 此外，我们记得万隆会议要求消除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呼声是响亮而清晰的。万隆会议最后公报说，亚非会议：

“……认为裁减军备和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子和热核子作战武器，对于拯救人类和文明免受大规模毁灭的恐惧和前景是紧迫需要的。它认为，在这里”——也就是在万隆——“开会的亚非国家，为了人类和文明，有责任宣布它们支持裁军和禁止这些武器并呼吁主要有关国家和世界舆论来促进裁军和禁止这些武器。”

5. 大家都记得，继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埃及紧接着就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家也许不完全知道，埃及嗣后为此受到种种压力和刁难，然而埃及并没有动摇。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感到高兴，看到中国和我们在一起，同时，我们也高兴地听到中国代表团团长在第一次发言〔第一九八三次会议〕中就热烈地说了支持我们事业的话。埃及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十分感激中国在这里第一次发言就庄严地作了如下声明：中国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他们的正义事业，并且相信阿拉伯各国人民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收复失地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6. 就我们讨论的项目而言，埃及代表团欢迎苏联有关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倡议〔A/8491〕。三件有意义的事态发展使得在本届会议上审议这个倡议特别适当。第一，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恢复，大会的普遍性发生了一次大跃进。第二，最近那些有希望导致东西欧相互迁就的行动，使欧洲安全的前景现在更加乐观。第三，在达成限制某些现有的和潜在的武器的协议方面已有所进展，虽然坦白地说，这些进展是有限的。我们认为，需要依靠这三项积极的事态发展，以便加速完成意义重大的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过程，是大会全体会员国必须承担的一项历史责任。

7. 不结盟国家一向提倡和促请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事实上，一九六五年大会关于促请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第 2030 (XX) 号决议，就是响应一九六四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

*续自第一九七八次会议。

① 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万隆举行。

议的一项决定而通过的。一九七〇年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保持并重申了这一主张。

8. 不结盟国家一向了解裁军和建立在全体一律享有正义的基础上的有意义的和平之间的基本联系,有了这种和平,现在浪费在军备上的人力和物力就可以用来造福人类社会。

9. 雅科夫·马立克大使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第一九七八次会议〕的透彻发言中,使我们注意到秘书长所编的关于目前用在军事方面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可怕数字。不仅工业国家从事这种浪费,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幸免。不只一处,侵略成性的政权正在外来的财政和武器支援下谋求实现某种领土扩张和经济剥削的野心。受害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设法加强它们抵抗潜在的侵略和清除实际的不义行为的能力。不幸的是,在许多场合,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减慢,甚至放弃它们在发展方面的努力。

10. 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权集中他们的全部人力和物质资源从事发展和进步,而目前的军备竞赛和暴力政策跟发展问题之间的连带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九六九年,大会决定把七十年代定为裁军十年〔第 2602 E(XXIV)号决议〕和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这并不是个巧合。发展中国家要求各个最发达国家同意进行裁军,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任何一次大战的受害者,而且也因为它们当中有些国家现在就是受害者。我们已经提到过万隆会议。让我在这里援引我国故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该会议上的发言,我只援引下面几句: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军备负担的降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连带关系……现代科学和技术,如果应用于和平目的,就可能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福利。……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可以提供过去梦想不到的机会,特别是对于那些仍然生活在贫苦中的绝大多数人。”

11. 尽管在过去二十五年,联合国就一系列裁军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辩论,但是,实际上取得的成果却十分有限,这个过程慢得要命。不过,这并不损害裁军委员会会议至今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一九六三

年莫斯科部分禁试条约^②和一九六八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XXII)号决议,附件〕的签订;也不损害目前正在就禁止和销毁生物及化学武器所进行的努力。昨天刚在维也纳复会的限制战略武器的重要会谈,应该尽快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条约来削减某些战略性武器。不过,事实是:彻底裁军还遥远得很。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影子也看不到。军备竞赛仍未减缓,同时还有人在试验各种新武器。我们的坦桑尼亚同事曾于去年第一委员会〔第一七五七次会议〕中指出,每年进行的核武器试验次数要比一九六三年莫斯科部分禁试条约签订以前还要多。

12. 最近在安奇特卡进行的一连串大规模地下核试验充分提醒我们这种令人惋惜的情况。借用乔冠华先生昨天所说的一句话:“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裁军,实际上是天天在扩军”〔第一九八三次会议,第 210 段〕。

13. 推动军备竞赛的那股强大力量跟达成裁军或仅仅达成有意义的军备管制的国际努力之间,存在着可怕的差距。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利用军人的真正的和想象的恐惧,在继续加紧进行他们亿万美元的扩军计划。如果国际间不进行有效的努力,这种可怕的过程就不会终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集体的——事实上是纠正性的——努力,就可能慢慢滋长一种无望的和自满的感觉。

14. 世界裁军会议可以防止那种感觉的滋长,并可使公众的注意力经常集中在寻求适当方法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迫切需要,因为停止军备竞赛可作为达到全面彻底裁军最终目标的第一步。

15. 目前下列三个裁军会谈正在进行:第一个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双边会谈;第二个是在日内瓦进行的裁军委员会会议;第三个是本次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关于裁军的辩论,这个辩论提供了每年一度审查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工作的机会。

16. 拟议的世界裁军会议并不谋求停止上述任何会谈的工作。但是,我国代表团想就这问题说几句话。

^②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八十卷(一九六三年),第6964号)。

17. 首先,某些核国家现在还没有参与重要的裁军谈判。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正是补救这种情况的大好时机。法国代表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昨天对我们这样说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不仅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真空,而且也对本组织提供了一个新的推动力。它的参加对联合国和对中国本身都是有利的。我们将在世界范围讨论和平、裁军、原子能和发展等对人类前途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样做对解决这些问题是适当的。”〔见第一九八二次会议,第54段。〕

18. 第二,目前还有若干其他国家被排斥在所有裁军会议的门外。中国的进入联合国使本组织的普遍性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不过,在这方面,尚待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19. 第三,虽然联合国在普遍性方面有了进展,但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的正当理由依然存在。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九月二十八日在大会发言时说:

“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是走向裁军的第一步。不管这些成就如何重要,就此停止将意味着对基本问题的解决的规避。”〔第一九四二次会议,第151段。〕

这段话概括了目前的情况。现在需要在尽可能普遍的范围内,在尽可能高的一级,对裁军问题各个基本方面进行彻底、全面、详尽和不断的审查。如果要执行有关裁军十年的各项决议,这种认真而集中的审查是必要的。

20. 第四,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应当因此产生必要的迫切感,同时应给裁军方面目前令人不满的努力以所需要的推动力。

21. 第五,用全部时间和精力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人,应该可以提出并研究达到裁军目的的各项明确而具体的建议。

22. 第六,发展中国家作为有关当事国积极和有效地参与这种会议,应当提供一个机会审查迫切的发展问题与裁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23. 最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本身就是一件国际大事——国际联盟决定设立一个“筹办减缩军备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以来第一个这类会议。国际联盟减缩军备会议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召开的,但是没有开多久。谁也不确实知道该委员会何时或是否休会了。

24. 象苏联所提决议草案〔A/L.631〕中所拟议的会议,在召开之前,当然必须进行充分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大会如果赞同召开这样一个会议,那么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要末简单地请所有国家用它们自己选择的方法就会议的方式达成协议,要末另一种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办法比较可取——就是决定开始进行某些筹备工作。然后大会可请秘书长征求各国对会议方式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时间、地点、议程、代表的职级以及会议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意见。大会也可请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协商。大会还可请秘书长根据这些意见和协商结果向第二十七届大会提出报告。

25. 我们都知道秘书长应邀向联合国以外的国家征求意见时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大会或许愿意把这些国家列举出来。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请秘书长和下列三个条约的所有当事国协商:一九六三年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九六八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一九七一年海床条约;^③当然也要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协商。

26. 秘书长向下届大会提出的报告,可视为可行的研究报告,从而将有助于第二十七届大会对拟议的会议的实际召开作出最后决定。埃及代表团认为,这些建议和大会目前讨论的决议草案是一致的。就象中国代表团团长昨天所说的:“世界人民渴望裁军,尤其是核裁军”〔第一九八三次会议,第210段〕。如果该决议草案的通过使我们的期望更接近于成为事实,那么大会就对全世界人民负有责任通过那项决议草案,不论是按现有形式或按经修正后的形式,以便反映我今天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以后就此项目所能考虑到的其他意见。

27. 主席: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想征

^③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第2660(XXV)号决议,附件)。

求大会关于参加本项目辩论的发言人名单的意见。为了能够安排审议日程，我们该了解一下有多少代表希望在表决决议草案以前发言。因此，我建议明天下午五点截止报名。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个建议？

会议决定如上。

28. **主席：**凡有意就此项目提出提案草案或修正案的代表团，如能尽快提出，也将是很大的帮助。

29. **库瓦加先生（波兰）：**对波兰代表团说来，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实质上可以满足在普遍范围内对一个世界性问题采取世界性行动的需要。这是实现一项讨论很久但从未实现的想法的一个果断行动，那个想法就是：调动一切可动用的人力资源，包括政治、外交和其他资源，来应付那些为军备服务而在急速发展中的科技的威胁和挑战。它的目的在于利用裁军谈判已取得的成果，来巩固和扩大这些成果；并利用有利的政治条件，来为裁军谈判提供新的动力。它结合了合乎常情的处理办法和政治远见，以求达到人类期望和要求的目标：终止军备竞赛，削减和最后消除军备。

30. 事实上，从本组织活动开始起，由于过去的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防止新军备竞赛从而加强持久而可靠的和平的前景，一直是世界人民最关切的事。

31. 长期——一段太长的时期——以来，冷战政策使裁军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到了五十年代，即使冷战的最顽强的支持者也明显地看出，要想对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是注定要失败的，不过，也只是到这个时候才看清楚。因此一种新的比较现实的思想方法，使寻求导致缓和并最后扭转军备竞赛的途径成为可能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大会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依照苏联的倡议所通过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决议〔第1378(XIV)号决议〕。

32. 过去十二年内，在抑制军备竞赛上已取得了富有希望的成果，达成了若干主要是预防性的重要协议，把不同的区域或环境置于军备竞赛的范围之外，或者把军备竞赛的范围作了限制。一九六三年莫斯科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都属于这一类经过谈判而达成的协议。大会案前现在又有一件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草案〔A/8457，附件A〕。除了其内在的重要性以外，此项公约草案值得注意之处还在于，它是第一件通过销毁各国军火库中一类非常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提供有效裁军措施的法律文书。

33. 波兰代表团认为，以执行性和补充性措施来巩固这些客观上是积极的结果是重要的。所以，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应当通过所有核国家的加入来执行；并且应当以缔结一项禁止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新协定来补充。不扩散条约，只要某些国家，包括拥有先进核子能力的国家，一天拒绝签署或迟迟不予批准，就不会完全生效。我们认为，继海床条约之后，应当采取导致海床和洋底完全非军事化的措施。禁止细菌武器公约应该——我们相信也将——导致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迅速制定。

34. 在其他某些领域，裁军措施的前景也是颇有希望的。波兰首先在这里，在第十二届大会〔第六九七次会议〕提出的“无核区”的主张，现在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甚至在世界某些地区已被实际采用了。有关区域性裁军措施的各项建议正在相继提出，并且也在具体化。欧洲就是一个实例。因为在欧洲，大家都承认这类措施的必要性、可能性、可取性及其潜力。欧洲正掌握着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那就是从一个战争温床和巨大战场的地位变成一张为全人类谋和平、安全和合作的蓝图。

35. 此外，我们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在裁军的努力方面都各有任务。不过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国家，特别是核国家，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支持苏联要求五个核国家举行一次会议来考虑核裁军问题的提案的理由。这也是我们极其重视苏联和美国之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理由。我们的看法是，在这些会谈中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会积极影响到其他场合的裁军谈判进展的前景和整个国际形势。事实上，这些会谈已经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这些会谈在维也纳的复会将促进核裁军。

36. 波兰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征有三大因素。第一个是我说过的那种为军备服务而“急速发展中”的科技将无法挽救地把我们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努力远远抛在后面的危险。因此,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集体智慧并遵照人类的集体意志来充分应付这种挑战。和第一个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个因素是各方日益深信:需要扭转在盘旋上升的军备竞赛;现在正是停止这种“疯狂的冲动”的时候了;并且已有可能用安全的平衡代替危险的恐惧平衡。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心理上的突破。第三个因素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军备竞赛的代价是自杀性的,实际上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有没有必要回顾一下秘书长委派的卓越专家们组成的咨询小组汇集的全部资料呢?从他们的报告[A/8469]中随便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每年用在军备上的钱超过两千亿美元,在未来十年内,这个数目很可能增加到每年三千亿美元;世界上从事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事实上也许至少有四分之一受雇于军事工作,同时军事研究和发展可能消耗世界全部研究和发展经费三分之一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国家,虽然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任务极其艰巨,但也在耗费着数以百万计美元。

37. 波兰代表团根据这些情况得出结论认为,认真考虑如何进一步共同努力以及采取何种新的具体步骤,来加速裁军谈判并给予新的动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苏联提案提供了必要的范畴和纲领。

38. 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想法并不是个新的想法。正如扎耶特大大使所指出的,一九六四年开罗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就主张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这个主张在一九六五年第二十届大会上得到了大会几乎一致的支持〔第2030(XX)号决议〕。那时大家已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会议是合乎需要的,并且必须保证所有国家都能参加。

39. 今天,总的政治形势更为有利了。我们对于各项应该迫切采取的具体裁军措施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并取得成就的希望更大了。

40. 我们强烈地认为,这样的会议应该是普遍性

的。世界所有国家——联合国的会员国和非会员国、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属于军事集团的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或中立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权利都应当受到保证。它们对停止军备竞赛都极为关心,它们也都能对裁军努力的成功作出贡献。波兰代表团认为,那些军事能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当然包括一切核国家,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议。如同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在一九六五年的辩论中所说的,这样的会议将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来处理各项最基本的问题并审查裁军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这个意见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并显得更为正确了。这样的会议也可讨论裁军问题范围内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未来各种裁军谈判的先后次序。

41. 波兰代表团认为,该会议应优先处理关于消除对全人类危害最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

42. 的确,在限制核军备竞赛方面的任何进展都会加强国际信心,并增进裁军谈判其他方面的进展。它会使我们更接近最终的目标——全面彻底裁军。经验证明,局部性措施对达到这一目标是很重要的。

43. 常规军备及其日益精密复杂和昂贵的武器,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说来,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有国家——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感到这种负担。波兰也不例外,和许多国家一样,我们担心军备对我们经济和社会进展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正在集中全力,以求确保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最迅速的提高,并力求满足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需要,我们正在把一切可动用的资源用于此项任务——这也是我国政府的优先任务;所以,对我们来说,军事费用所造成的负担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我们也不低估军备竞赛对国际经济合作和为发展目的而提供的国际援助规模的消极影响。所以,这整个问题对我们全体都有十分真正、实际和直接的意义。

44. 特别令人忧虑的一件事是,许多迫切需要要把它们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用于生产的国家竟将那么多的资源耗费在军备上面,而它们军事开支的增长率比世界平均数字还要高。因此,世界裁军会议可以有益地讨论裁减各国军事力量和军费的问题。事实上,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是如此广泛,内容是如此复杂,因

而会议也许可以决定定期举行会议。我们预期它和其他现有裁军机构之间将会形成一种可以确保各自任务和活动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

45. 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上所起的破坏性作用比以往更加显著了,因此需要采取迫切而有效的纠正措施。事实上,在本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每个发言人都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许多发言人表示他们支持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并指出如果大会作出这样一项决定,将大大增强国家之间的信任,同时也会对国际缓和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

46. 波兰深信,持久的和平与安全,需要消除侵略性战争并消灭紧张和军事冲突的温床;需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还需要作出走向裁军的真正而协同的努力。本组织——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应当竭尽全力为达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波兰准备在这些努力中充分合作。

47. 阿克韦先生(加纳):苏联政府采取主动,提出了我们现在讨论的项目,即世界裁军会议[A/8491],对此,我国代表团向苏联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关于这个最重要的裁军问题,让我援引我国外交部长 W.E.A. 奥福里-阿塔阁下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全体会议上一一般性辩论中所作一般性发言里的有关部分:

“军备竞赛势头的强大和所牵涉的惊人的庞大开支仍然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负担。全世界国家每年在制造和改进毁灭性武器上要花费两千多亿美元,但却不能用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去消除世界上的贫穷、疾病和污秽,这可悲地反映了我们的优先次第观——事实上这是对人类犯下的一个罪行。……”

“这就是我们必须谴责军备竞赛有增无已而裁军工作毫无进展的理由。过去几年在军备管制方面已经达成某些协议,我们对这一事实表示满意,但是对于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全面彻底裁军包括同时销毁化学和生物武器方面的缺乏进展,我们不能隐瞒我们的失望。在这方面,我们对核大国未能达成禁止地下核试验的协议感到遗憾。

“对于现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在裁军事务上发挥有益作用的这种情况的改变,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原则上也支持苏联主张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跟我国代表团在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五届大会第一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大致上是相符的。”[第一九五八次会议,第93-95段。]

48. 有人也许非常诚恳地想要知道,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中既已设立了许多从事重要和有益工作的机构和委员会,为什么还要成立另外一个论坛来讨论裁军呢?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必须由支持苏联主张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的那些国家作出满意的答复。以下是我国代表团支持苏联提案的理由:

49. 第一,裁军是对全人类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因此一切国家都必须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令人痛苦的是,今天显然还没有一个组织——甚至联合国也不是——拥有可以赢得普遍忠诚和信任的全球性的成员国。我们承认,自从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了决定性的表决从而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以后,大会在普遍性上已走了具有历史意义并且备受欢迎的一步。我们自豪地欣然欢迎那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行列,并期望在裁军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和本组织所面临的其他各项问题上能同他们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在联合国的门外还有若干对于军备问题起主要作用并占有重要地位的重要国家,任何认真的裁军谈判都必须有它们参加。这里可以立刻想到的就有两个德国、两个越南、两个朝鲜、瑞士等等。如果本组织会员国的组成已具有充分的普遍性,那么加纳将第一个出来反对在联合国以外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但是,在联合国取得这一极为需要的普遍性以前,按照我已说过的目的,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苏联所建议的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我们不能只让一个或一批国家参加而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

50. 第二,在武器的制造和尖端化方面的新发展使武器产生一种对目前人类生存本身非常危险的特征,因此,如想彻底解决,就必须全面处理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核武器的发展,特别是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出现,姑且不谈据

说目前正在发展的致死性宇宙线和激光武器,使未来的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成为一场金石俱毁,不分国界的战争几乎成为必然的了。这样一种战争将使广大地区瞬息遭到彻底毁灭。秘书长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提出了下列可怕的数字:一个方圆八至十公里、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当受到一枚具有一百万吨梯恩梯炸药效力的核武器的袭击而在地面上爆炸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将因冲击波、燃烧或受了辐射能而致死,这等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死于空袭的平民的总数。这还没有包括可能遭受的其他广泛的破坏和损伤。

51. 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迅速面对“和平不可分割”——这是过去我们很多人说得很轻松的一句话——这个严峻的现实。如果人类真想加强安全,那么,只有集体保护和和平才能确保人类安全,只有集体普遍裁军才能最有效地确保人类安全。因此,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主张是无懈可击的。在战争还没有到达一触即发、万物俱毁的阶段以前,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的进一步发展和改进。

52. 第三,我们一想起军备竞赛的财政和经济后果,就不能不惊恐万状,甚至羞愧、愤慨。大约一年以前,世界各国每年在军备上的支出总共约为两千亿美元;今年,这个数字已增到两千一百五十亿美元了。苏联的马立克先生曾经提醒我们注意那个令人不安的预测,即到七十年代末,每年军备费用将高达三千亿美元。当每年用在发展援助上的支出总数只有一百五十亿左右美元的时候,这样一种军费增长率实在令人难于想象。如果国际社会不决心阻止并扭转这种趋向,那么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从军备方面腾出资源用到发展方面去的那个追求已久的目标。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 2734 (XXV) 号决议〕第一次在军备、安全和发展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因此,对军备竞赛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审议加强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论点。

53. 第四,自从大会一九五九年第一次确定了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第 1378 (XIV) 号决议〕以来,各方在裁军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达成任何裁军,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过去二十五年来,我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达成了一系列管制或限制军备的措施。

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安置核武器条约、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海床洋底无核化条约等,虽然具有意义和用处,但实际上只管制了军备而没有消除军备。所以,我们现有的机构和程序使我们离开我们定下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因此,在目前控制裁军讨论机构的那些国家和裁军缺乏进展这一个事实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这难道还不是应该另外寻找解决裁军问题核心的机构和程序的充分理由吗?

54. 还有第五个为什么我们需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理由。这主要是一个心理方面的理由。人类与悬而未决问题的共存时期拖久了,迟早会产生一种危险的想法,认为那些问题并不需要解决。这可能是联合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危险。各会员国对于种族隔离的罪恶,养成了一种奇怪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把种族隔离当作可以被容忍的罪恶。发达国家似乎有意而且能够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有意宽宥军事占领会员国领土的做法,并纵容剥夺附属民族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好象宪章第七章和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都不存在似的。正是这种漠不关心的精神,使得核武器国家一方面向其他国家鼓吹核裁军和保护环境,一方面又不知羞耻地继续进行威力强大的地下核试验,丝毫不管这些核试验对人类环境和安全造成的一切后果。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漠不关心的心理渗入裁军领域,因为人类是不能和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精的武器相安很久的。军备竞赛的规律迟早会表现在战争、暴力和毁灭上面。只有世界裁军会议才能惊醒人类,使他们翻然领悟这种心理趋向的危险;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一种迫切感,从而打开消除军备竞赛这个祸害的新门路。

55. 第六,在这次辩论中〔第一九七八次会议〕,苏联的马立克先生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介绍性发言里十分妥当地提出了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些最近的先例。我们同意,预定一九七二年六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一九七三年召开的海洋法会议都是根据下列原则,即由于问题本身极端重要或由于

④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第 2222 (XXI) 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本身目前还没有具备充分代表性，所以各项受到普遍迫切关心的问题最好在联合国以外讨论。因此，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因为还有什么问题比裁军更使人普遍关心的呢？

56. 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想法并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加纳政府始终支持这个想法，即使在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都不支持的时候也支持这个想法。加纳一贯提倡和支持召开这样一个由所有国家以平等地位参加的会议。这个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开罗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就得到我们的支持。一九六五年，大会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建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赞同不结盟国家主张召开裁军会议的建议〔第2030(XX)号决议〕。

57. 尽管通过了这项决议，但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却没有实现，主要因为当时存在着世界军事强国一手造成的种种困难。一九六八年，无核国家会议——这是一个没有得到核国家大力支持的会议——再度呼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一次，主要又是因为大国对此问题不感兴趣，第二十三届大会作出的唯一决定，只是把无核国家会议结果的实施问题，包括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在一九七〇年初举行会议审议裁军和有关各国安全的问题列入了第二十四届大会的议程〔第2456A(XXIII)号决议〕。但是，在第二十四届大会上，有关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的审议，被裁军十年的一般讨论压了下去，再没提起。坚持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国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是通过的第2605A(XXIV)号决议，这个决议再次请求秘书长把“无核国家会议结果的实施问题”列入第二十五届大会议程。

58. 直到一九七〇年卢萨卡第三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才再度促请各方注意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价值。

59. 我所以详细追溯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想法的来龙去脉，只是因为我想说明情况的真相，即世界上最一贯热心主张召开这个会议的国家都是一些中、小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而对此想法不热心的是那些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要找出其中的理由是不

难的。第一，讨论裁军的现有组织都操纵在超级大国手里。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地位本身就不清楚。有些人认为，它是大会的下属机构。可是各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马上就警告我们说，情况并非如此，裁军委员会会议是个协商机构，是它们建立的，只是得到大会的同意而已。结果是，自从这个机构成立以来，实际上一直被仅有的两位主席所操纵。

60. 所以，当一九六九年该委员会的成员由十八国扩充到二十六国并改换名称以后，该组织还是完全受那两位主席摆布。当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修订文本是由两位主席出面提交大会的，而第二十二届大会讨论该条约的情况，却又说明他们是多么不愿意按照较小国家对该条约的保留意见和新意见来对条约文本作实质性的修改。事实上，秘书长在他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导言〔A/8401/Add.1〕中支持这一意见，即除现有两位主席以外，再从不结盟国家委派一位主席。因此很清楚，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被控制了了的讨论。难怪核大国之一法国拒绝参加该会活动。倘若另一个进入世界舞台的核大国也拒绝参加这样一个不容他人问津的俱乐部，从而使世界在这件涉及全人类的事务上得不到它参加组织和参加活动的好处，我们还能觉得意外吗？

61. 让我们再看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个例子。它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谈判。谁都不了解他们会谈的基础是什么或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也不晓得他们的会谈是否以大会决议所认可的原则为依据。除非这种大国独霸的气氛被打破，并把一切裁军会谈都置于世界舆论和普遍接受的原则的监视之下，否则我们在这方面的言行差距就会愈来愈大。只有世界裁军会议才能确保外交上的公开、与会国地位的平等以及对舆论的负责态度，而后者本身便可以导致真正的行动。和平与安全是全人类关心的问题，不是几个强国可以独霸垄断的。这种独霸作风很可能就是实际裁军进展缓慢的原因。

62. 自从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在日内瓦成立以来，全面彻底裁军就被部分和有限的裁军措施所取代。尽管自一九五九年起，大会经常把全面彻底裁军作为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目标，但是该会议的主要工作却一直脱离了目标。在向该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提

案中，唯一的正式裁军提案就是一九六二年的美苏计划。^⑤ 这些文件的内容，从一九六四年起从没有过任何改变，同时也没有任何方面提过可与这些文件相比的提案。在一本叫作《裁军导言：对最近提案的评价》的小册子里，作者马里恩·麦克维蒂说：

“最近几年来，采用的办法几乎都是零零碎碎的办法，但为了遵从大家公认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这种孤立的步骤现在被称为‘附带措施’了。这种说法很恰当；因为过去采取的和现在积极考虑的措施，与更大的目标之间并不存在有机联系。

“.....

“一个实际问题产生了：逐步解决的方法事实上是否比正面处理整个问题更容易或更方便。

“官方的办法是更多地寻找最省力的国家承诺，而不去追求最有效的国际解决办法。”^⑥

63. 由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支持苏联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但是，我们不同意关于这个会议可以同目前进行裁军谈判的已有论坛和途径同时并存的建议。我已经说得很明白，现有的论坛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认真研究裁军方案本身，而且这些论坛的公开性和代表性也都不够。因此，如果还需要使用这些现有机构，则必须进行改革；如果我们要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目的，则必须修正现有机构的职权范围和工作程序。我们主张，世界裁军会议可以每两年召开一次。它有权设立自己认为该设的附属委员会，并在平等、公允的基础上开放给所有国家参加。我们认为只有在这种范畴内，五个核大国的会议才有价值。在任何其他范畴内，导致真正积极成果所必需的全面信心是不会产生的。如果任何核武器国家认为现有论坛是不适当的、没有效果的和具有歧视性的，从而拒绝参加，那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

64.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承认苏联所建议的世

界裁军会议和五个核武器国家会议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两个会议是不能够分开的。核裁军是全面彻底裁军的组成部分，“核国家会议可以作出和所有各国人民利益一致的决定”的说法和“裁军问题关系到全人类，关系到每一个人”或“世界裁军会议将考虑裁军问题的各方面”的说法是不一致的。核国家不能片面声称，它们晓得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它们迄今所清楚表现的态度恰恰与此相反，它们垄断了核武器，它们在继续试验威力更强的核武器，并造成一种怀疑与不安的情况，使得象巴西、印度、以色列、日本、南非等具有生产核武器潜力的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以，我们确信，任何核国家会议都必须严格依靠世界裁军会议，隶属于世界裁军会议，并服从它的指导。

65. 我们对于苏联提案的另一个方面也持保留看法，那就是世界裁军会议“也许应该成为从事长期活动的永久性国际论坛”的概念。我们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概念更能冲淡苏联提案的急迫性的了。因为，那意味着要求世界各国人民永远和军备竞赛一起生活。这是不应该的。相反，苏联提案为裁军事业所造成的心理动力应该可以，也必须为世界裁军会议规定一个期限，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该会议的工作。我们不在乎期限定为多久，十年、二十年都行。事实上，鉴于任务的艰难，我们认为二十年的期限并不是不切实际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把世界裁军会议和裁军十年连在一起的原因。

66. 给世界裁军会议定下一个固定的期限，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极为重要的有关事务也会有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愿提醒各国代表：大会在一九五九年采纳全面彻底裁军的概念时，就抛弃了基于国家具有自卫和保护自己的责任的旧裁军概念，而赞成“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新概念；根据这个新概念，各国只须拥有足够的内部警察力量来维持国内秩序，同时依靠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体系——最好是属于联合国的——来保护它们和它们的权利。因此，裁军方面的进展应当和解决维护和平问题方面的进展同时并进。裁军方面的进展因此可能间接推动集体安全问题的解决。由于这些理由，加纳代表团主张裁军十年必须具有一个裁军战略。

^⑤《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补编》，文件DC/203，附件一，C节和F节。

^⑥公众事务出版社(华盛顿)。

67. 因此,我们设想那个立即开始工作的会议将为我们所要进行的裁军十年制定一张蓝图。我国代表团从来不理解,我们怎么能够宣布裁军十年而不制定如何达到裁军十年目标的指导方针或指标。我们不是这样处理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深思熟虑的战略。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裁军十年,我们也需要制订一个类似的战略。我国代表团在第二十四届大会的第一委员会上曾声明,除非这样的战略是“从全局观点出发,反映人类的普遍意志和目标,有一定期限,有一切有关国家——包括核国家、无核国家——对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承担裁军的义务,否则,我们将沉溺于有组织的欺骗中,这样世界人民将永远不会宽恕我们这一代”〔第一七〇二次会议,第19段〕。

68. 在处理裁军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能凭财富、领土大小、人口或先进技术来取得优势。面临军备竞赛的可怕而与日俱增的危险,我们对和平与发展所普遍感到的焦虑,能够并且必须在象我所叙述的那样一个世界裁军会议上得到具体而现实的反映。因此,让我们不仅支持召开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并确保这个会议能做到自由发表意见,与会国的地位平等,会议结论得到普遍接受。

69. 格罗泽夫先生(保加利亚):联合国大会现正审议本届大会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召开世界裁军会议问题。于是,本组织又回到联合国成立以来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出现的问题。单单这一事实就雄辩地证实了联合国对裁军问题的重视。

70. 我想先强调指出,这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又是出自苏联的倡议。

71. 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倡议完全符合苏联自建国之日起一贯遵循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的著名“和平法令”就是苏联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无数倡议的先驱。把所有那些和平倡议一一列举出来是困难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不仅是以苏联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基础,而且是以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为基础。目前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倡议就是一个例子。在提出这项提案时,苏联政

府并不是为了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以国际和平的长远利益为指针的。

72. 这个倡议是建立在对当代世界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冷静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的。它也是建立在可以并应该利用每个机会来促进国际生活逐渐走向消除战争威胁这一切实的认识上的,因为战争将是全人类的一个大灾难。

73. 消除战争威胁和保障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首要条件,就是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和明确地向裁军过渡。

74. 军备竞赛规模之大,是当代最危险的朕兆,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根据联合国的出版物,一九七〇年世界军事费用总数已达两千零四十亿美元。这就是说,在目前和平情况下,每天有五亿多美元用于引起忧虑、紧张和新世界大战危险的目的。此外,千百万青年的力量,成千上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技能,以及人类知识的最高成就,都没有用来为世界人民谋福利,却用来制造具有空前毁灭力的武器。核武器的毁灭力,核国家军火库里这类武器储存的增加,以及发射和运载核弹头新系统完备化的竞赛,都一直是对地球生命与和平的最大威胁的来源。

75. 根据某些无可争辩的资料,全世界储存的核武器的总威力大约是五千万吨。这威力是投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两百五十万倍,也等于世界上每个居民平均十五吨梯恩梯。不只是生产核武器的国家的军火库有核武器,全世界都有。水底有潜水艇载着核武器,空中有飞机载着核武器。新的洲际导弹可以把核武器运载到数千英里以外。地球上不再有核武器达不到的地方。

76. 在这种日益激烈并且可能导致无法预见的后果的军备竞赛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采取迫切果断的措施,限制并消除这个危险。

77. 一件不可争辩的事实是,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首先必须是解决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等极为重要的问题的裁军问题。

78. 那就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在写给秘书长的信〔A/8491〕中强调裁军问题的特殊重要性的理由。他说：

“裁军问题的能否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国际形势。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能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松弛和军备竞赛的减慢，另一方面却又可能导致以与日俱增的速度继续进行战争准备和增加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

79. 从这种明显而可怕的远景可以清楚看出裁军问题的真正严重性。人人都知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因此，裁军问题对于有理由使世界各国人民担忧的世界前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80. 大家知道，裁军的历史很长。通过不同级别的人物在不同论坛进行的旷日持久而艰难的会谈，已取得了某些成果，其有益的影响也是无可争论的。近几年来，缔结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协定，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并减慢了军备竞赛。这些协定包括例如：一九六三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今年拟定的关于细菌武器的公约草案以及其他几个协定。苏、美两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在继续进行，这个会谈给了我们很大希望。

81.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跟这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还很不相称。这个会谈进行的速度没有跟上尽快行动的迫切需要。此外，甚至连那些最重大的成就也没有完全解决所涉及的问题。例如，自从莫斯科条约签订以来已八年有余，但另外两个核国家还根本没有加入这个条约。有些国家，包括一些拥有制造核武器充分技术和经济潜力的国家，也还没有签署或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有些国家迄今还没有加入一九二五年关于禁止使用化学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⑦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根本不能跟我们要做的和必须做的相比。

^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一九二九年），第 2138 号）。

82. 裁军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部错过机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每当军备竞赛进入新阶段就遭到使裁军工作更复杂化的新困难的历史。在核武器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有启发的例子。每一代新武器都引起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很清楚，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做我们能够和必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不大可能夺回失去的时间。我们今天所必须做的，就是采取措施，以崭新的方法解决裁军问题，停止军备竞赛并停止改善和储备各种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危险过程。

83. 大家都知道，军备竞赛既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也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是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头子美利坚合众国的特定政策的产品。

84.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就在建立一个旨在确保美国绝对优势以便主宰世界命运的军事机器。这个政策的典型表现是储存越来越复杂的毁灭性武器，在外国领土上设立数百个军事基地以及拼凑侵略性军事集团。这个政策还典型地表现在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和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

85. 这样一种政策必然造成明目张胆地威胁各国人民的独立和管理本国内政的权利，从而使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卷入军备竞赛的旋涡。也正因为这种威胁，各国的军事预算在不断增加。例如，单拿今年来说，美国的军事预算约达七百五十亿美元，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又宣布说，他将要求把国防部一九七二年的预算增加到八百亿美元。

86. 同时，美国统治集团拒绝了各种旨在减缓军备竞赛的提案，强烈反对苏联在此领域的新倡议，并在建立一个美国作家所称的“死亡的工业”，作为它们国家政策和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统治集团有时是公开反对，但通常是以沉默的蔑视态度反对考虑某些重要的裁军问题提案，例如苏联提出的把核武器非法化的提案，和缔结一项禁止使用这些最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定的提案。美国制造人为的障碍来阻挠就停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美国还反对同时缔结禁止细菌和化学武器的协定，并且不顾联合国的多次呼吁，仍然不批准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如同大家所知道的，美国代表还没有同意海床的完全非军事

化，他们目前也不愿就设立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进行会谈，此外他们对全面彻底裁军问题也没有任何兴趣。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87. 在联合国这个崇高的、负责的讲台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曾多次，而且据我看，非常正当地呼吁大家要客观、准确和公正。然而，如果我们真正要做到客观、准确和公正，我们就必须正视和承认事实真相。

88. 这问题的真相是，应对当前军备竞赛和对裁军问题还没有采取十分有力的措施负责的，不是世界上一、两个最大的国家，而是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89. 正如人们不能说白的等于黑的，或者说真的等于假的一样，人们也不能在苏美之间找到任何共同点。事实证明，对于局部裁军和全面彻底裁军有关的问题抱着最诚挚态度，以实际行动而不是以空话表现出最大主动性和一贯性的是苏联。难道美利坚合众国也能说是这样的吗？

90. 显然，为了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利益，必须消除现有的对立，这样我们才能从军备竞赛转到真正裁军，并为保障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91. 在这个以国际生活空前活跃为特征的历史时刻，正如最近许多事情所表现的，国际上的主要努力都是针对解决与人类前途关系极为重大的各种问题。这些任务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和组织国际经济合作。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在大会和各委员会都曾强调指出这两项任务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只想提醒大家这两项任务和裁军问题之间也有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毫无疑问，在停止军备竞赛上采取决定性措施，将为稳定的和平和经济繁荣创造条件。

92. 目前国际关系方面的发展，已使所有国家——无论大国小国，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必须大大加强努力，解决裁军问题。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坚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办法，必须在裁军领域中制订并施行新的国际合作方法，并且必须动员新的力量。到目前为止，会谈进展是缓慢的，某些国家还没

有参加，这种情况只能对那些反对采取决定性具体措施来迅速解决裁军问题的国家有利。

93. 在当前紧张但尚属有利的形势下，苏联政府所建议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具体措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全面纲领把裁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该纲领有两项突出的建议：第一是召开五个核国家的会议，第二是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94. 目前，几个核国家负有维持国际安全的最大责任。创造、生产和拥有核武器的是这几个核国家，除了它们谁能研究这种情况所引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投票赞成一大堆最合理的决议；我们可以提出最强烈的呼吁；我们可以受到最好的意图的鼓舞，但这一切都不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成果，因为归根结蒂，消除核危险的实际行动还得依靠核大国来制定。

95. 因此，我国代表团深信，召开五个核国家会议的建议始终是当前国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96. 象苏联这样一个强大国家正在呼吁解决裁军问题的本身，就已为这种建议提供了切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再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对苏联建议的热烈支持考虑在内，那个基础就更为广泛了，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同志说：

“这些建议不是宣传口号；它们是反映当代日益可以取得的政治目标的行动纲领。”

97.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核裁军和全面裁军问题不只是某些国家关切的问题，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人类关切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应由所有国家来考虑，并由它们一起参加制定我们迫切需要的措施。这就是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倡议的意义所在。

98. 我们知道，一九六五年第二十届大会曾通过一项支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决议。这证明苏联的目前倡议是受欢迎的，是合时宜的，尽管它还没有付诸执行。因此，今天就更加需要立即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99. 在这个拟议的作为世界论坛的会议中，所有国家都将毫无例外地有代表参加，全面审议裁军问题。毫无疑问，在筹备和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过程中，将

会出现新的倡议、新的想法、新的提案，同时也会在一个大家都接受并且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广泛基础上找到解决裁军问题的切实措施。

100. 苏联政府的建议，既不限会议所讨论问题的范围，也不限制它所提出的措施。当然，会议将特别注意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所以，所有核国家的参加是绝对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苏联主张召开五个核国家会议和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是密切相关的。

101. 世界裁军会议还能考虑其他一切裁军问题，从个别的部分措施到全面彻底裁军。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些这类问题，例如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停止地下核试验、撤除在外国土地上的军事基地以及削减军费等问题。在此方面，应该强调指出，这个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形式的会谈，也不意味着低估其他例如裁军委员会会议等机构的作用。相反，世界裁军会议将是这些机构的努力的合理扩展，并且将补充和加强这些机构。

102.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苏联政府的新倡议。正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

“整个来说，苏联的倡议构成了加强国际和平纲领中主要战略性任务之一。”

103. 我国代表团深信，实施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将是走向解决联合国基本任务之一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一步。

104. 保加利亚代表团在支持苏联决议草案的同时，同意决议草案内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的呼吁：请它们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和早日举行作出贡献，并为确保会议圆满成功作出努力。保加利亚政府愿就此事参加双边和多边协商。

105. 我们相信，通过国家间的磋商，明年就可以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从而使会议早日召开。

106. 联合国在通过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后，将能真正地把裁军十年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对人类极为重要的裁军问题上。

107. 这毫无疑问地将是本组织对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最重大的贡献。

108. 卡特里先生(尼泊尔)：中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恢复，不仅使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成为迫切的问题，而且也使这次会议的前途更加乐观。阻挠北京参加会议和会议成功的一块主要绊脚石已经搬开了。

109. 世界裁军会议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因为中国参加裁军探索需要一个从事裁军谈判的新形式和新论坛。六十年代的裁军形式和论坛已经过时，不能适应世界裁军问题因中国参加而形成的扩大局面。

110. 由于这些理由，尼泊尔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苏联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倡议。这个会议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北京参加的新的谈判论坛，因为裁军委员会会议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现有谈判论坛都明显地不适合北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一个旨在冻结两个核巨人的“过度杀伤”能力的双边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正在努力取得可信的核威慑力量，离开具有“过度杀伤”的能力还很远，至少在它取得能够造成敌方不可忍受的损害力量之前，就不能指望它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就裁军委员会会议而言，中国领导人过去和最近的声明使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将不会参加目前组织形式的这个会议。如要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结构和章程就必须作极大的改动，使该机构彻底改变面貌。因此，比较容易和使各有关方面满意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谈判论坛，这将是世界裁军会议的迫切任务之一。

111. 在设立新谈判论坛的同时，还必须制订新的裁军谈判规则和方式。十年前关于一致同意的裁军谈判原则的佐林-麦克洛伊联合声明^⑥和苏美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草案，都必须有所修正并使之符合一九六一年以来的局势演变。这只是迫切需要各国注意的整个复杂的裁军问题中的两个项目。因此，虽然我们感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加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恢复活动多少起到跟世界裁军会议同样的作用，但是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仍然是刻不容缓的。

^⑥《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9，文件A/4879。

112. 联合国以往试图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中国认为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以前，中国参加联合国召开或主持的会议是不适当的。

113. 现在，我们看不到有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世界裁军会议或裁军委员会会议的任何障碍了。我们认为，裁军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可能就够了，但如果它决定举行最高级会议，那么，世界裁军会议是比较适合的。我们不相信邀请非会员国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会遇到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无论是论坛的类型或代表的职级，在现阶段都没有会议议程那么重要。

114. 我们不妨建议大会在本届会议上，任命一个譬如说由二十个会员国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委托它去进行各项事务，特别是拟订世界裁军会议的议程。议程的首要项目应该是建立一个新的谈判机构并为其提出若干指导方针等问题，以便这个机构就这些指导方针的执行进行谈判和研究。

115. 不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也应在会议议程中占首要地位。我在第二十二届大会上曾表示不同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安全保证这一概念，当时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上发言说，理想的安全保障是由核国家作出明确的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见第一五五九次会议〕。这种保证可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把它列入一项宣言，就象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通过成为第255(1968)号决议的三国安全保证宣言那样。目前务必让中国和法国跟保障安全保证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概念是达到那个目标并圆满解决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争论的最可行的办法。

116. 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项目之后，理应是苏联关于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不能跟冻结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和系统的生产与部署的观念分开考虑。在考虑冻结的观念时，必须特别强调苏美两国达成的一项停止部署反弹道导弹和反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停止生产运载工具的协议。如不这样冻结，只会使中国推迟取得可靠的核威慑力

量，从而推迟中国参加类似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会议的时机。

117. 与冻结密切相关并且是会议议程上必须列入的一个项目就是苏联关于核国家在全面彻底裁军过程中将所拥有的运载工具减到最低数目的提案。^②这个被称为葛罗米柯提案的方案，将把运载工具的最高限额固定在保证双方都有足够威慑力量的水平上。中国现已出现在裁军舞台上，葛罗米柯提案里的运载工具最高限额必须和中国为抵挡核进攻所需最低导弹数量相适应。我们认为，要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问题作任何有意义的对话，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先决条件。至于细节，则应由新的谈判机构当事各方制订。

118. 会议还需要讨论其他一些重要措施，例如，建立太平洋无核区 and 世界其他地区的无核区；核国家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象日本和西德那样的经济大国也可参加这项条约。

119. 在讨论世界裁军会议问题时，不能忽略最近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关于召开五个核国家会议的建议。这个建议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认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现在已没有必要在联合国外举行这类会议。五个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核国家，一定有很多机会开会讨论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有关核裁军的问题。

120. 萨托尔达伊先生(匈牙利)：匈牙利代表团欢迎文件A/L.631中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苏联决议草案。我们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准备全面参加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并竭尽全力使它成功。我国代表团认为，苏联的倡议是一个必要而及时的举动。

121. 军费开支的日益增加、日新月异和更加复杂的各种毁灭性武器和系统的发展以及世界核灾难的威胁，证实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必要。现在是停止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军备竞赛的时候了，因为这种竞赛使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浪费在军备上，从而妨碍和减慢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方面，让我提请大家注意秘书长关于军备竞赛的经

^②《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二〇八次会议。

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害的影响的报告[A/8469和Add.1]。

122. 在今年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曾指出:

“只有逐渐走向全面彻底裁军,才能使人类免于新的世界大战,才能消除热核战争的危险。

“已经达成的或正在讨论中的部分协议都是为这个历史性目标服务的。但是,就这些崇高的目标来说,任何人都不应过于天真。在此,我引证苏联关于召开五个核国家会议和世界裁军会议的提议。这些提议的目的是把禁止军备竞赛和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议程上。即使没有热核战争,人类只要继续推进当前的军备竞赛,就会替自己带来灾害。”〔第一九六四次会议,第121和122段。〕

123. 苏联目前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对全世界或对苏联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世界各地侵略势力和殖民主义势力的反对,以往的那些提案都没有成为事实。当今的整个政治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从而使苏联的提案更加合乎时宜。我想提一提这个较为有利形势下的几个因素,例如:四方柏林协定、^⑩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条约、^⑪波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条约^⑫——这两个条约,我们会很快获得批准。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开的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尽早成为事实和圆满成功,将为欧洲区域性裁军措施带来很大的推动力。此外,苏美两国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我们希望这个会谈很快取得成果,并达成旨在裁减欧洲军队与军备的宣言。

124. 我们深信,非殖民化的成果,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前进,以及世界各地武装侵略后果的消除,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更适于采取有效裁军措施的世界形势。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愿在这方面提一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

^⑩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在柏林签订。

^⑪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签订。

^⑫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在华沙签订。

125. 因此,我国代表团相信,召开世界会议无疑是及时的。我们认为,对裁军十年来说,世界裁军会议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将通过广泛讨论裁军问题,拟订新的提案、意见和计划,并协同努力把这些付诸实施,从而为裁军的各项努力带来新的推动力。

126. 根据我国代表团的判断,任何人想要确保世界裁军会议在裁军问题上享有某种独家垄断权,即使这种想法完全出于好意,都是不适当的、无益的。我们认为那样会造成新的困难和问题。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将来任何其他可能的论坛或谈判范畴,都跟世界裁军会议不抵触,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世界裁军会议将大大促进现已有的或即将设立的其他论坛进行的裁军会谈,而裁军委员会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工作成果则为世界裁军委员会的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127. 匈牙利代表团认为,虽然世界裁军会议处理的是整个复杂的裁军问题,但它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首先是核武器的禁止和销毁问题上。

128. 这就是我国政府所以欢迎并支持苏联关于五个核国家进行会谈的建议的原因。很明显,只有在所有核国家参与并共同取得协议的情况下,核裁军领域才能有所进展。我希望这些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方面所负的重大责任,终将导致开成五个核国家的会议。就核裁军而言,我们认为制定和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极为迫切而重要。我们认为,尽早在利用各国侦察和监督手段的基础上禁止地下核爆炸也是很迫切、很重要的。

129. 此外,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在抑制核武器竞赛方面所获得的局部成果应该普遍化。

130. 就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禁止和销毁而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在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在该会议提交大会的有关公约草案中已有所表述。我们认为,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问题上尽快取得进展也是绝对必要的。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是匈牙利代表从一开始就在大会和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一直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

131. 我们认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参加世界裁军会议。我们所面临的裁军任务需要所有国家,无论是否是联合国会员国,都参加会议并作出贡献。我想特别强调指出,一个非会员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已作出积极的反应[A/8452]。

132. 国际裁军谈判的经验表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一种孤立行动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重大,不是一次会议所能解决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并支持这一建议,即会议应该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每隔两三年或一段合理时期举行一次。

133. 联合国宪章序言第一段就说联合国人民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为了实现这个决心,宪章规定本组织的首要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防止侵略战争。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裁军措施,是维护国际和平,加强国际安全,而又限制单个或集体自卫权以及民族独立和自决权的最好手段。大会去年通过的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 2734 (XXV)号决议]中已经强调说明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134. 匈牙利政府在答复秘书长依照该宣言要求发出的函件时说: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十分重视裁军问题的讨论和联合国内外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我们对于我们被邀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并给我们机会利用这个重要的论坛以便尽我们的绵薄力量来促进裁军事业,表示高兴。匈牙利代表团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愿尽可能积极地为制定裁军措施并使它们获得采纳作出贡献……”[见 A/8431]。

135.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特别注意裁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匈牙利不仅在为大会赞同的多边国际条约中,而且在最近缔结的或重订的友好、合作与互助双边条约中,都承担了继续为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而努力的国际义务。匈牙利政府所努力实现的目标,一贯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确保侵略势力撤出被占领领土、鼓励民族解放运动、消除殖民主义、终止军备竞赛和达成全面彻底裁军。

136. 最后,我希望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因为它可能为裁军取得更迅速、更有效的进展创造新的前景。

13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象其他许多小国一样,我们确实非常幸运,不是一个核国家。我说“幸运”,是因为我们在大会讲台上就讨论中的项目发言时,我们是最能保持客观态度的。我们很清楚,大国和小国的政策都决定于经济。人一定要有面包和工作,否则他在政治上就不能自由。如果各个国家,无论大小,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展的步伐就会很慢。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常规武器足以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考文垂和德累斯顿两地就是明证。两颗小原子弹足以炸平广岛和长崎,并给那两个亚洲城市幸存的人带来惨不堪言的痛苦。这些都是亚洲的城市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原子弹没有投在欧洲,而是投在两个亚洲城市。记住这个事实,并忘掉日本曾经是西方国家的敌人。由于理智战胜了一切,朝鲜战争才没有使用核武器,为什么呢?因为在长崎和广岛投掷两颗原子弹的那个大国,那时晓得苏联的军火库里也有核子炸弹。

138. 这样就造出了一个新名词“恐惧威慑”。换句话说,要是那时没有这种恐惧,原子武器就会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但如同我所说的那样,理智战胜了一切。

139. 越南战争似乎有某种默契,就是核武器都被锁在军火库里。不过,我们知道那里的破坏程度是非常大的,投在那个不幸的国家的炸弹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多。

140. 自从联合国宪章宣布要使后世免遭战祸以来,已经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了。我在旧金山亲眼看到宪章的签署。不知怎的,我并不抱很大希望。但许多朋友说:“你是个悲观者,这宪章将会带来和平。”结果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以外,自宪章签署以来二十五年间,我们已经历过多次的流血冲突。耗费在军备上的钱每年超过二千亿美元,我听说由于通货膨胀,这数目现在该是二千二百亿美元了;同时,旨在发明更多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残暴武器的竞赛正在加速进行。难怪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因为要维持这种永无止境的竞赛而遭受赤字财政的痛苦。

141. 一九六五年曾多次试图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但都落空了。我记得我自己那时曾力图向我们亚非国家集团指出，假如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就不会有成果。这回又有人对我说：“你是个悲观者。它们会参加的。法国将会被说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参加。”我还记得法国当时并没有表示要参加那个会议。另一方面，一个大国对我本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主要国家被邀请参加那个会议。我当时就很怀疑，也没有促进举行那样一个会议。我的想法果然不错，当时法国或中国都不准备参加一九六五年举行的会议，理由很简单：法国和中国当时在核武器上同其他核大国，即美国、苏联，还有我相信，英国之间的距离相差很远。我不知道英国当时有多强。但是它和美国是有特殊协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作风，是大家都了解的！

142. 接着，我们面临了核国家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旨在不让别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工业的软弱无力的企图。几个大国自己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一个俱乐部！我们没有签署那个条约，原因有二：第一，我们本来就没有军备工业，无论我们需要何种武器，我们都得从外国进口；第二，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签署那样一项条约，就等于我们支持那些在军火库储有这种武器的国家所组织的别人不得问津的俱乐部所实行的垄断。

143. 自从第一次提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主张以来至今差不多六年了。我们还能对未来感到悲观吗？我想，如果我们继续抱悲观态度——而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那么我们也不妨计算一下时间：三十年内这个世界就要爆炸——让人类从这地球的表面消失，因为人类不值得活下去。对此我们应该有所作为。我们这一代的“老顽固”不行了。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年轻一代有生活下去的权利。

144. 我们是不是还象过去那样，接受指示而缺乏信心呢？我们不能再那样了。我们有子孙，而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不同。我们不能再因袭我们这一代的语言意义。象“帝国主义”或“光辉灿烂的民主”那样的字句对那些有权利生存的人民来说都是空洞的，二十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正义”和“公平”等动听字眼所蒙骗，而政客们却偷偷地制造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是用制造精神分裂的方法来对待我们希望宣布的新世界，我想也就是我们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宪章里宣布过的那个新世界。

145. 世界裁军会议成功的一项主要先决条件是停止核武器试验。最近法国明智地停止了核弹或氢弹试验，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我是个门外汉，是个爱好和平的人；我听到那些名词，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残暴炸弹。法国注意到了许多国家的呼吁。虽然我曾在第一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件决议草案〔A/C.1/L.567〕，但是，不幸得很，我们的东道国政府在大约十天前在阿留申群岛爆炸了一颗炸弹。但是巴鲁迪算老几？沙特阿拉伯算什么？就是加拿大又算得了什么？那些提抗议的人算什么？让我打个比喻，有些人就象带眼罩的马一样，只看到他们想看的方向，而对路旁的人则一概置之不理。

146. 我们没有从苏联朋友方面得到任何关于不再进行地下或水下试验的保证，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坐在这里的朋友们不能给我们这样的保证，因为他们象其他人一样毕竟要听首都的指示。

147.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亚洲兄弟，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他们能够向我们保证他们的政府不再试验炸弹吗？

148. 昨天，我对那些问起我的朋友说，我们没有得到中国的保证，这并不是因为我想批评任何人，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困境。中国想在核武器上取得同其他核国家平等的地位。我可以告诉你们，试图取得平等地位就象沙漠中的蜃楼一样是不可捉摸的，因为核武器和类似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在高度机密下设计制造的。如果我们是核国家，我们怎能达到平等地位呢？既然这些武器都是秘密搞出来的，那么谁能判断同等不同等呢？

149. 我们现正处于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么有没有必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呢？我认为现在正是大好时机，现在法国已采取了明智的行动；来自中国的兄弟们现在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了，而他们刚好又是一个核国家；苏联也宣称应该早日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同时我确信来自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同事们也会赞成这个意见。为什么不呢？害怕这个会议会失败吗？我

们反正是失败了。为什么不试试呢？如果不举行会议，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来个疯狂的竞赛吗？困难之处就象鼯鼠在地里赛跑那样在地道里赛跑。一只鼯鼠看不见另一只鼯鼠，而它们都是核子鼯鼠。不要以为这是受污辱，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我有时但愿我们是受谋求生存的本能所指使的鼯鼠。

150. 但是，我要向苏联朋友们提个建议。这不是一个修正案；我不想在这这么早的阶段就提出修正案。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一项修正案，但是事前我要仔细想想。这只是一个建议。我个人认为，如果核国家能够在从今天起到开会之日止就一个共同点，一个各方同意的领域达成谅解，那么世界裁军会议就会有较大的成功机会，因为那种谅解对它们的国防部来说不应该成为负担，它只是想看看它们是否，比如说，在六个月内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由于我前面提到的那项决议草案已经正式提出，我愿意在这讲台上宣读其中一部分，提醒那些有权跟本国政府通讯的代表，告诉他们政府，我们小国对核试验的感觉是怎样的。

151. 序言部分的第二和第三段如下：

“考虑到在过去几年联合国曾致力于寻求各种办法来减少地球大气层污染，

“注意到物理学家已一致认为，核爆炸的放射性尘埃有害于人类和动物的生命，而且此种尘埃可能使地球大气层受毒达数十年之久”。

有些国家告诉我们说，它们的核弹是干净的。假设其他国家不能发明干净的核弹而只有不干净的核弹，那我们怎么办呢？你能向我们保证你所有的核弹都是干净的吗？谁也不能作这种保证。假使一个核国家保证它的核弹是干净的，那么其他核国家也能保证它们的核弹是干净的吗？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保证。

152. 序言部分第五段如下：

“认识到在某些国家的军械库内已有大量核武器和其他致命武器，其数量足以毁灭世界人口，而且可能使地球无法居住”。

153. 执行部分只有简单的两段，第1段说：

“吁请”——我们不说敦促；我们小国是不能

敦促核国家的——“各核国家不要再进行核爆炸，无论是在地下还是在地球大气层；”——我还应该加上：在水下。

154. 世界人民对我们这些在联合国开会的人正在失去信心。我们互相争吵，竭尽谩骂诋毁之能事。我在这儿经历过冷战。后来，我们以为缓和了，可是突然间又相互谩骂起来。结果又怎样呢？毒化，但这不是大气层的毒化，而是我们良心和精神的毒化，使得我们用类似的恶毒语言来答复。这就是我们过去二十五年大部分时间所干的事——一事无成。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我们已感到厌倦了。而我们还在这儿扮演我们的角色，摆出一副外交家的姿态，接受各自政府的指示，象念家庭作业一样宣读着那些指示，不过态度很庄严。可这是什么庄严呢？让我们彼此都说老实话吧。人类，受难的人类，在解除人类的许多疾苦方面我们作了些什么呢？我们是在这里互相谩骂。

155. 执行部分第2段“向世界各国人民再度保证”——向人民而不是向政府。我们是政府，宪章说“我联合国人民”而不是“世界各国政府”。我必须提醒我们的同事们，我们是人民的仆人，如果我们不为他们服务，我们就不配掌权。阿拉伯有句格言说：“人民的领袖就是人民的仆人，一旦人民发现他不是人民的仆人，人民就起来造他的反，用另一个仆人来代替他。”作为人民的仆人是很高的荣誉。我说的仆人并不是奴隶的意思。再也没有比做一国人民或一般人民的仆人更高尚的事业了。所以执行部分第2段说：

“向世界各国人民再度保证，联合国将继续反对任何种类的核爆炸”——或试验——“并恳请各核国家不再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应该是从现在到开会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先决条件，以便考验一下，核国家真有诚意，还是只要嘴皮，来欺骗自己和大家。

156.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会议的费用。我诚挚地认为，世界裁军会议的费用应完全由核国家承担，无核国家则志愿捐献。我是经过考虑以后才这样说的，因为我们的钱包是空的。我们没有钱。我想我们再筹不出什么资金了。谁去付中华民国欠下的三千二百万

美元呢？我不相信在座的有谁愿意偿付这笔债。我们需要钱。让我们缴付预算摊款吧！我们应对法国的志愿捐献表示赞扬。你们这些繁荣国家怎么样呢？让我们看看你们能出多少钱。联合国发不出工资了，你们准备怎样去召开世界会议呢？我们的财政状况到一九七三年会好转吗？我想不会。我读过苏联提交第五委员会的一件关于工资和财务的决议草案〔见 A/8531/Add. 1, 第 27 段〕。它把人绑得太紧了。我曾想把它改得有弹性一点。美国也有它自己的得意的决议草案〔同上，第 25 段〕。这个草案的意图是怎样的呢？它只是对美国觉得应予保持的某些职位说得明确些。我们面对的不是这个极端，便是另外一个极端，而这是我们受不了的。我们必须整顿我们的组织，这是一个先决条件。谁来承付世界裁军会议的费用呢？每年在军备上耗费的两千亿美元，绝大部分是你们这些大国花的，那你们应该能够替这个会议花费两三百万美元吧。别叫我们小国参加这个会议做假证人。以什么方式参加呢？我们这些小国既无力量，也无核子工业，凭什么来参加呢？凭空话吗？我们要行动。我们受不了再说空话了。要是我们还这样摇唇鼓舌，世界人民会找我们算帐的。他们可能会造我们的反，并且说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不应再享有任何权威。

157. 世界裁军会议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是确定某种职权范围。应当把政治摆在一边。任何核国家都不应推出它们能利用的“喽罗”，叫他们说我们现在还有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当然有，新殖民主义也有，种族歧视也存在。但是，这样做只能混淆问题，让我们小国在那儿敲锣打鼓，而大国却在那里暗自发笑。

158. 会议的职权范围应包括这样一项条款：任何国家，无论大小，一律不得把会议作为宣传场所。会议应该是一个技术性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各国不得把为本国微小私利服务的政策搬到这个会议来。这是苏联决议草案提出的会议所需要的第三个先决条件，该草案是值得我們仔细研究和深思熟虑的。

159. 在我读完同事们已作的和将要作的发言后，我将根据他们所说的提些修正意见，如果不说是建议，我想这或许是有好处的，但目前我还不想这样做。

160. **主席：**现请美国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161. **菲利普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请求简短地答复保加利亚代表今天下午提出的批评，他粗暴地歪曲了我国政府关于裁军这个重要问题的政策。

162. 我国代表团可以完全同意保加利亚代表的主张，认为在这个讲坛上说的话必须客观真实。但是，从他自己这个例子来判断，目前的实际情况和这理想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不想详细答复保加利亚代表对我国政府的歪曲，这些歪曲是不值得再去注意的，我当然断然全部拒绝。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讨论下去，不要再粗鲁地偏袒一方，企图把所谓的军备竞赛归罪于任何一方。

163. 用不着多说，我国政府多年来致力于减轻军备的沉重负担的记录是明确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曾经坚持并且将继续坚持那个困难的但必要的谈判过程，这是达成世界裁军的唯一可靠途径。

下午六时十五分散会。